

# 有趣的情人 ◆ (美国)萨丽·加里摩尔 孙宝成(编译)

许多年前,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  
候,情人节那天总要带几张贺卡回家给父  
母看。

读过我和姐姐的所有贺卡后,母亲总  
是要说:“你们的爸爸就是我的情人。”随  
后,她便复述他怎样在情人节那天从战争  
中归来。“他身穿军装,真是英俊。”她感  
叹着,“就是在那天,他求我嫁给他。他永远  
都是我的情人。”

想起爸爸放在地下室衣箱里的军服,  
我用最大的贺卡掩住自己的笑。我爸爸的  
年龄比我朋友的爸爸都大,他曾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服役。7月4日游行期间,看到  
当地退伍军人列队经过街上,他问我们:  
“你们认为明年我应该去游行吗?”

而后,他便从衣箱拽出军服,穿好上  
衣。可是他的大肚子突出来,只有最上面的  
纽扣能扣上。他来回走着,高唱《在那边》  
和《当约翰尼迈步回家时》。随后他从衣箱  
深处拿出他的老式防毒面具戴上,这让他看  
起来像个大眼睛、长鼻子的怪物。他追得我  
们满屋子跑,我们尖叫着、大笑着。

因此,在我母亲描述爸爸在情人节回  
家时,我看到的不是英俊的年轻士兵。我把  
他想象成我那身穿不合身的军装、圆胖、  
大笑着的父亲,我看到了有趣的情人。

当我姐姐宣布打算在1953年的情人  
节嫁给自己的心上人时,那天却成了一个  
既高兴又难过的日子:我母亲在婚礼前三

个月去世了。我作为女傧相,在姐姐前面  
走过教堂走廊。因为情人节的缘故,我带  
了一大捧心形的粉红色玫瑰花束。容光焕  
发的姐姐身着一袭白裙,挽着爸爸的手臂  
来到走廊,捧着一大捧排列成心形的白玫  
瑰。

我们永远记得那个特殊日子中的一部  
分——很久之后其他细节都已经渐渐淡  
忘,那一时刻却令我们记忆多年。那天没  
有什么不同之处。招待会结束时,我父  
亲向我们要去花束。我知道他打算用那  
些美丽的花儿做什么。那天晚些时候,  
我跟他去了去年11月我们埋葬我母亲的  
墓地。暮色中,还很新的坟墓上覆盖着  
薄薄的一层雪花。

我们把脆弱的花心放在墓石附近。在  
两束花心之间,我父亲放上了戴在他的西  
装翻领上、紧挨他心脏的襟花。大雪那清  
新的气息中混合着花儿的幽香。我们站  
在那里,我偷看父亲的脸。他的眼神深远  
——在竭力触及往昔的岁月。我又听到  
母亲在说:“你们的爸爸就是我的情人。”  
我知道,他在回忆作为年轻士兵回家的事  
——在情人节回家,找自己的心上人。

去年夏天,我旅行到了俄亥俄州,去探  
访父母的坟墓。墓石上有横幅连接的两  
颗心,横幅上写:“以爱相连。”我一直  
认为,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墓志铭恰如其分。  
他们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亲爱的  
妈妈和她温柔、有趣的情人。

## 向小女儿道歉

◆ (美国)朱丽亚·布里兹 王志成(编译)

家里来了客人,在吃饭时,四岁的  
女儿琳达将吃了一半的加勒比海虾吐到  
地板上,连喊味道不好。加勒比海虾是今  
天才买的,大家都吃了,并没发现异味,  
唯独女儿喊味道不好,我想,这一定是她  
“人来疯”,故意调皮捣蛋。在众多客人  
面前这样不文明,我一气之下伸手给了她  
一巴掌。当时,琳达虽没有哭出声,但眼  
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

饭后客人走了,我将女儿的不是讲给  
妻子凯伦听。凯伦却说这不怪女儿,怪她  
自己。原来,头天晚上吃剩的一些海虾  
忘了放冰箱,今天上午妻子又买了海虾  
在烹饪时,顺手将昨天吃剩的几只海虾  
放了进去,女儿吃的海虾肯定是昨天剩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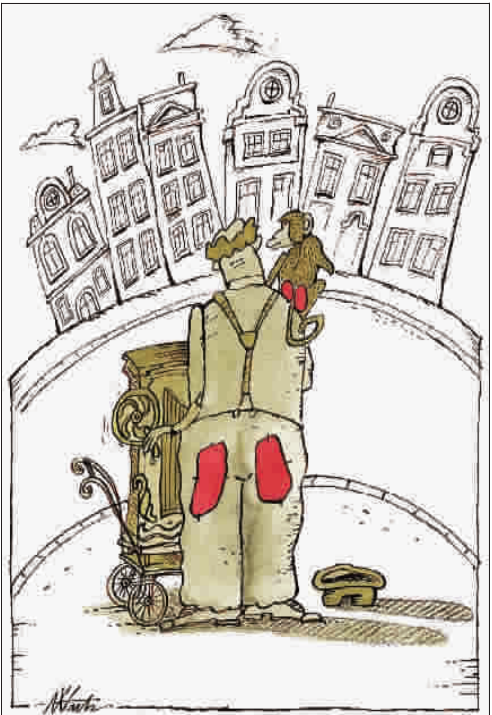
看来,确实是我错怪了女儿。

傍晚,琳达从幼儿园回来,早把中午  
的委屈忘得一干二净,可我一直放心不  
下:平时孩子做错了事,我们呵斥,甚至  
体罚,让她认错,但我们做父母的错怪了  
孩子,就这样算了吗?吃过晚饭,我将琳  
达叫进书房,当着她妈妈的面,向琳达  
认了错,请她原谅爸爸。女儿表现得若  
有所思的样子:“我一直等你道歉呢,你  
终于道了歉,算你还是一个诚实的爸爸。”

父母对孩子负有管教的义务,孩子  
做错了事,有责任批评教育,有时不妨  
严格一点。但是,在人格上父母与孩子  
是平等的,孩子也有自尊心。当父母一  
时疏忽错怪了孩子,就应该诚恳地当  
面向孩子承认错误,求得孩子的谅解。  
这样不但不会损害父母在孩子心目中  
的威信和尊严,而且通过感情上的平等  
交流,会更加融洽孩子与父母间的关  
系,使孩子增强明辨是非的观念。

“当然,要做父母的当面向稚气未  
脱的孩子认错道歉,是需要有点勇气的。”  
我对凯伦说,“可是,为了建立我们父  
母与孩子之间的和谐关系,让琳达在  
健康文明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我们非得  
这样做不可。”

对此,妻子凯伦也很赞同。



■ “亲子裤” (罗马尼亚 多鲁)

1941年下半年,老罗伯特从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免费公共图  
书馆借一本童书,当时他9岁,他的儿子  
小罗伯特于2017年2月中旬把书归还,  
已经逾期75年2个月零13天。

小罗伯特说,“我认为这样做是对  
的。我父亲是个诚实的人,如果是他发  
现,一定也会归还。”小罗伯特最近在  
自家的地下室里找到这本书,发现了借  
书卡上盖的日戳是1941年12月2日。

这本书出自上个世纪三十到四十年  
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斯坦福·道西  
之手。小罗伯特将书送回图书馆之后一

## 人生需要交流 ◆ (美国)詹姆士·托特普朗姆 张维(编译)

越战期间,在河内某战俘营的单  
间狱室里,瑞德·麦克丹尼尔上尉正  
在敲击着墙壁:“嗒-嗒……嗒-嗒-  
嗒……”他在练习一种囚犯们相互  
之间用来交流的特殊信号。此时此刻他  
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因为战俘营  
里有一条最严厉的狱规:绝不允许囚  
犯之间相互交流。

战俘营的管理者将这些俘虏们  
分开单独监禁,旨在孤立他们、摧毁  
他们的意志。麦克丹尼尔也很难逃脱  
这样的厄运,他也被单独囚禁在单人  
牢房里。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他  
遇到了真正的敌人——孤独。不和任  
何人接触,没有任何交流,他被黯淡  
无光、死一般寂静的孤独包围着。

每天最大的希冀是被带到卫生  
间,在那里,他能够想方设法和另外  
两名美国俘虏短暂耳语两句。他们向  
他传授了狱中密码,这种通过敲击墙  
壁发出断断续续声音的密码,分别代  
表着不同的字母。

麦克丹尼尔在自己那本《伤痕累  
累》的书中,详尽地记述了他在河内  
监狱里度过的漫长囚禁生涯。他看到  
将近50个训练有素的美国俘虏,分  
别被单独关押在这个监狱里,可是后  
来这些人都音讯全无,消失得无影无  
踪。对麦克丹尼尔自己而言,如果当  
初没有通过那些密码和别人交流,他  
必死无疑。新人狱的那些俘虏们,如  
果在一个月之内没有学会这种可以  
交流的密码,他们慢慢就会变得很抓  
狂,直至精神崩溃。到那个时候,他  
们会拒绝进食,逐渐失去生的欲望。  
犹如抽丝剥茧一般,孤独这个恶魔会  
一点一滴地将你身躯里的生命耗尽。

孤独和交流障碍也让人们相互  
之间的关系失去活力。

绝大多数人都渴望友谊和亲密,  
但如果不过交流,这些愿望终究不  
会实现。让我们彼此互相交流吧!夫  
妻之间需要交流,家庭之间需要交  
流,人生更需要交流!

## 一本迟还的书 ◆ (美国)埃里克·马克 韦盖利(编译)

在想这个问题:要交多少费用?按1941  
年的规定,每逾期归还一天就要收2美  
分,到现在,小罗伯特应该交的罚款是  
554美元。然而,图书馆并没有要求小  
罗伯特交罚款。图书馆流通部当天值  
班的珍妮特·卡拉斯卡说:“我们只是  
笑。”

书尽管已垂老,但并不破旧,只是不  
会放在流通部供读者借阅了,卡拉斯  
卡说:“图书馆将对这本书进行重新  
装订,把内容扫描到图书馆的电脑系  
统中去。”

这本书名为《瓦尔骑马经过俄勒冈  
的小道》的书讲的是18世纪的一个  
男孩子在跟随家人从圣路易斯到俄  
勒冈的路上经历的诸多艰险。小罗伯  
特说自己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一直没  
有归还那本书到图书馆去。但图书  
馆的脸书网发的一条消息给出了线  
索,那条消息说,“那本书到归还期  
限之后第五天,日本偷袭珍珠港,美  
国被迫加入二战。此后每个人都  
有了比归还图书更重要的东西要担  
心。”

## 手术室中的天使

◆ (美国)莎琳·考夫曼 陈荣生(编译)

长,疼痛加剧。

我们终于到了医院门口,此时我想  
我再也无法继续在车上多呆一秒钟了。  
医护人员护送我上到一张病床上,准  
备为我接生。这里的整个气氛对我来  
说都是陌生的,很枯燥很严肃。我那  
几次生产的氛围都是温暖的,充满  
着爱,也很舒服。那时,点一些草本  
精油,迈克尔握着我的手,我也知道  
何时该使劲。我感觉就像是我是负  
责人。

此时,我焦急地看着那些白大褂进  
进出出,一位护士在我的肚子上按下  
冰冷的听诊器,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每隔30分钟,我就会被打一针助产  
针。我可以感觉到婴儿的头压到了  
我的骨盆。尽量放松,我对自己说。  
我已经精疲力尽。要是在家里就好  
了。

一位高级医生走到我身边。我可以  
看出来他不会给我带来好消息。“你  
需要剖腹

产,”他说。“我们不能再等了。”

他们没给时间让我提问。护士们立  
即将我送进手术室。我躺在那里,无  
奈之极。我双手紧紧地抓住手术台  
两边的金属杠。麻醉师俯身,在我  
的脸上戴上一个面罩。我眼睛慢慢  
地眨着,然后就闭上了。

我再次睁开眼时,是从上往下看的。  
我看到了手术室的全景。那是一片  
可怕的骚动:哗哗作响的机器,叮  
叮当当的金属工具,繁忙的活动。  
一个女人躺在手术台上,已经没有  
意识。她大出血。这个女人是谁?  
她怎么了?

“你没必要看这些。”

有个人走到我面前,挡住我的视  
线。这是一位天使,是天使中最美丽  
的一位,穿着长春花色衣服,长着一  
副光芒四射的翅膀,一双湛蓝的眼  
睛,将我的视线全都吸了过去。

“不要让你的目光离开我。”

我就不眨眼了。我紧紧地盯着那双  
湛蓝的眼睛,让平静像波浪那样冲  
洗我的全身。然后,一切都突然陷  
入了黑暗之中。

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看到的是白  
色的天花板和明亮的光线。当然,  
这是躺在病床上的我。我四周看  
了一遍,想找到那位天使,但我看到  
的只是那些聚集在我病房里的医  
护人员。

“我孩子在哪?”我问。“我孩子  
活下来了,吗?”

迈克尔抱着一个包袱走到我面前。  
“见见艾萨克·迈克尔吧,”他说。  
“我们的健康小伙子。”

我把他接到我怀里,迈克尔则向我  
解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医生在做  
剖腹产的切口时割断了一根动脉。  
“你差点死在手术台上,莎琳,”  
迈克尔说。“输了4次血才救活你。”

是啊,他们就是那位天使,是手术  
室中的天使。

我生了6个孩子,全都是自然生产,  
而且全都是在我们家里顺产的。我  
懂得自然生产的方法:先走走,点  
一些月见草油,吃一碗菠萝块,洗  
个热水澡。我已经熟悉有节律呼  
吸和最舒服的生产姿势,到了生产  
第7个孩子的时候,我是知道我在  
做着什么事情的。但是,在上产床  
35个小时之后,我的家庭接生医  
生却要我将我送到医院去。

“你需要先进的医疗关注,”他说。  
“你的生产并不顺利。”听了他的  
这番话,我不知道自己是失望多  
些呢还是害怕多些。

我丈夫迈克尔扶我上了我们那辆  
旧的蓝色奔驰小巴。我们早已经  
做了安排,如果我生产时发生并  
发症,就会到怀俄明州杰克逊霍  
尔市的医院生产我们的孩子。我  
家在提顿村,离医院10来公里路  
程,应该很容易就在那里。但是  
当时正下着大雪。我们沿着蜿蜒  
的落基山山道慢慢地往山下行驶,  
雪很大,我们几乎都无法看到前  
面的路。我只好摇下车窗,帮着  
看路,以免我们滑进沟里。在此  
期间,我的宫缩时间越来越